

墨子

秋

墨子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

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

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

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

眾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

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

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
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
明辯然則明辯此之說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
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
害之辯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
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
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
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
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
子或以命爲有益蓋嘗尙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
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
易民未渝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
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益
嘗尙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出國家布施百姓
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請敬
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
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請敬無益暴無傷者乎
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
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請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
墨子言曰吾當未塩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

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諄也，說百姓之諄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於是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卿者言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辯，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

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治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昔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

人之道昔止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苦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大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糞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提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扇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

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共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二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竄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爲刑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

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

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傳流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爲虛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

之毆騁田獵畢戈內沈於酒樂而罷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心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眾愚樸久人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侮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冷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有天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刀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

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然今天有命者不識昔也三
 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
 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
 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
 外之毆騁田獵畢戈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
 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
 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
 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
 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
 是以身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
 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窮術之此皆疑眾遲樸先聖王之患
 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
 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
 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
 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
 是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
 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
 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

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
祭無益謂恭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
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
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
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
勤勞其惟舌而利其辱氓也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
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
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
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
今也鄉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
治官府外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
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
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
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
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
冷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
葛緒捆布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
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母在
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

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絀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心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絀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待食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耘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戶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

而求其人焉以爲實在則顛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
焉僞亦大矣取妻身迎祇禱爲僕乘轡授綏如仰嚴
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
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傳者迎妻妻之奉
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
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
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
妻子以大負絜有曰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至和輕
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
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

有拙人之知力不能爲焉群史信之則怠於分職庶
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
政之本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且夫
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
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徹貧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
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苦人氣觀鼠藏而羝羊
視賁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
禾五穀旣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
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爲恃人之野以爲尊富
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

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伾作甲奚仲作車功垂作舟然則冷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伾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人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強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雨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強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遂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爲群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吾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冠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

人臣不思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痰曰惟其木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與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丘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眾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省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

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嬰聞賢人得止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平民謀慮可通乎君臣冷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義之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

曰嗚呼既寡人者眾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眾孔丘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眾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索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今君封

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眾善於是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及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有頃聞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遺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詠也孔丘為魯司寇舍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決植孔丘窮於蔡陳之間藜藿不糲十日子路為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

人衣以黼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
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
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女曩與女爲苟義夫飢約則
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飽僞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
於此孔丘與其門弟子間坐曰夫舜見瞽叟然就此
時天下披乎周公且非其人也邪何爲舍亦家室而
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
丘子貢季路輔孔惺乎衛陽虎亂乎齊佛肸以中牟
叛求雕刑殘草大焉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
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
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之九終

墨子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必不已也
 知材也平同高也慮求也同長以缶相盡也知接也
 中同長也恕明也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日中缶南
 也義利也直參也禮敬也圜一中同長也行為也方
 柱隅四謹也實榮也倍為二也忠以為利而強低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孝利親也有間中也信言
 合於意也間不及旁也悞自作也繡間虛也諂作噍
 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堅白不相外也令不為所

作也櫻相得也任士損已而益所爲也似有以相櫻
有不相櫻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間而不櫻櫻也
力刑之所以奮也法所若而然也生刑與知處也俱
所然也卧知無知也說所以明也夢卧而以爲然也
攸不可兩不可也平知無欲惡也辯爭攸也辯勝當
也利所得而喜也爲窮知而儼於欲也害所得而惡
也已成亡治求得也使謂故譽明美也名達類私誹
明惡也謂移舉加舉擬實也知間說親名實合爲言
出舉也聞博親且且言然也見體盡君臣萌通約也
合在宣必功利民也欲在權利且惡在權害賞上報
下之功也爲存亡易蕩治化罪犯禁也同重體合類
罰止報下之罪也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於之
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聞
耳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
也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如當時也執所言
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用損偏去
也服執說功轉則求其故大益僂棋祗法同則觀其
同庫易也法異則觀其宣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
此書勞行缶無非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說在同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說
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五行母常勝說在宣物盡同
名二與鬪愛食與招白與視麗與夫與履一偏棄之
謂而固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
與二廣與循無欲惡之爲益損也說在宜不能而不
害說在害損而不害說在餘異類不吡說在量知而
不以五路說在久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必熱說在頓
假必諄說在不然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
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在
病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疑說在逢循遇過擢虛不
疑說在有無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且然不可正而
不害用工說在宜歐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均之
絕不說在所均字或從說在長字久堯之義也生於
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臨鑑而立景到多
而若少說在寡區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
重鑑位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使殷
美說在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其沈淺也
說在具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以檻爲博於以爲無
知也說在意在諸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之意
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作景不從說在改爲一少於二

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說在若是
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
澤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
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慮也者以其
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
而能貌之若見恕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
著若明仁愛已者非爲用已也不若愛馬著若明義
志以天下爲芬而能利之不必用禮貴者公賤者
名而俱有敬慢焉等異論也行所爲不善名行也所
爲善名功也若爲盜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已不
若金聲玉服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孝以親爲
芬而能利親不必得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
城得金俱與人遇人衆情諂爲是爲是之台彼也弗
爲也廉已惟爲之知其也魁也所令非身弗行任爲
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
以其不敢於彼也害之力重之謂下與重舊也生楹
之生商不可必也臥夢平惓然利得是而喜則是利

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譽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僂也言也謂言猶石致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君以若名者也功不待時若衣裳功不待時若衣裳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止服下之功也罰上服下之罪也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事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窮或不容尺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盡但止動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化若鼃爲鶉損偏也者兼之禮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僇眚民也庫區穴若斯貌常動偏祭從者戶樞免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必謂臺孰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同楫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徃相若也厚惟無所大園規寫支也方矩見支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端是無同也有聞謂夾之者也聞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及及非齊之及也纒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

往而不得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櫻尺
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
櫻相盡體櫻不相盡端此兩自端而后可次無厚而
厚可法意規負三也俱可以爲法俱然也者民若法
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或謂
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若
當犬爲欲難其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
慎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是猶食
脯也騷之利害未知也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
也厝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
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爲窮知而憊於欲之理難脯而
非怨也難指而非愚也所爲與不所與爲相疑也非
謀也已爲衣成也治病亡也使令謂謂也不必成濕
故也必待所爲之成也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
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考必以是名也命之戚私也是
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灑謂狗犬
命也狗犬舉也叱狗加也知傳受之聞也方不虛說
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
志行爲也聞或告之傳也身觀焉親也見時者體也
二者盡也古兵立反中志工正也戚之爲宣也非彼

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伏者兩而勿偏，爲旦臺有也。病亡也，買鬻易也。霄盡蕩也，順長治也。鼃買化也，同二名一實，重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以同類同也。異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也，不同所不洽也。不有同不類也，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比度多少也，免蚘還園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劍尤早死生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爲姓故也。賈宜貴賤也。諾超城，負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法。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負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與生鳥與物盡與大小也。此然

是必然則俱為麋同名俱鬪不俱二三與鬪也包肝
肺子愛也橋茅食與拾也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
與視也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為非以人是不
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屨以買衣為屨夫與屨也
二與一亡不與一在偏去不有文實也而後謂之無
文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謂是則是固美也謂
也則是非美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
循堅白舉不重不與箴非力之任也為握者之顛倍
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爵
親行賈四者孰貴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蚘與瑟
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
氐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疑蓬
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寒蓬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
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楯也鬪者之敝也
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為然
也與愚也俱俱一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數牛數
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指指五而五一
長字徙而有處字字南北在且有在莫字徙久無堅
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
今則堯不能治也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景二光

夾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
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於止首蔽上光
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內也景日
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景木杪景短大木
正景長小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遠近臨
正鑿景寡貌能白黑遠近杪正異於光鑿景當俱就
去企甯俱俱用北鑿者之臭於鑿無所不鑿景之臭
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俱然鑿分鑿中之內鑿
者近中則所鑿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
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鑿者近中則
所鑿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
而長其直也鑿鑿者近則所鑿大景亦大亦遠所鑿
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故招負衡木如重焉而不
撓極勝重也右校交繩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
加重於其一旁必捶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
兩加焉重相若則標必下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
力也不心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
之挈長重者下短輕者上上者愈得下下者愈亡繩
直權重相若則心矣収上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
重盡則遂挈兩輪高兩輪為輪車梯也重其前弦其

前載弦其前載弦其軛而縣重於其前是埤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収旁弗刼則下直地或害之也沕埤者不得汙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踴也若夫繩之引軛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倍拒堅軛倚焉則不正誰埤石索石耳夾甯者法也方石去地仄關石於其下縣絲於其上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挈也絲絕引也未變而名易収也買刀糴相爲賈力輕則糴不貴刀重則糴不易王刀無變糴有變歲變糴則歲變刀若鬻子賈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讎也其所以不讎去則讎在賈也宜不在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嫁子無子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爲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知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知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

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母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知也惡得為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知其處狗犬不知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問者曰子智黷乎應之曰黷何謂也彼曰黷施則智之若不問黷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大常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

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木木離水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怨人利人愛也則惟怨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瘡病之之於瘡也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

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後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感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堯霍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是人也指視矐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腕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荆沉荆之具也則沈淺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搏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屨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過件也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斲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爲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斲心半毋與非半不可斲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几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偃字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一方貌盡俱有法

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共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物
俱然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
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之與馬不類用牛
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
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
而非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馬非
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
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
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彼正名者
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

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
彼亦且此此也唱無過無所周若糶和無過使也不
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
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巧適息使人奪人衣罪或輕
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
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
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
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不以
所不智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智長外親智也室中
說智也以詩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詩則是有可

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
非天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母惟乎其謂彼猶
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
南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有窮無窮未可智
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未可智人之盈之否未可智
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愛
也詩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
窮則無窮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
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問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
若不知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仁仁愛也義利

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爲內外所愛
利亦不用爲外內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
也是狂舉也若左目出右目入學也以爲不知學之
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
爲無益也教誨論誹誹之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
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
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已之誹也不非誹非
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物其長其短莫長於
是莫短於是起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
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

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
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於
是故與是不文同說也

墨子卷之十終
大取第四十四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
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
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威為其親
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威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
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
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
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止
也斷指以存睚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

墨子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厚於聖
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
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威為其親
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威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
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
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
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止
也斷指以存睚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

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已以存天下是殺已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

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已已在所愛之中已在所愛愛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

害也聖人不爲其室戚之故在於戚聖人不得爲子
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
之體渴與利有厚薄而無倫列之與利爲已語經語
經也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
大非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已非爲愛已
之人也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
害志巧爲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
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
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
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倪日之言也乃客之

言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
非欲之也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
園之園與大園之園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
之至不異共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墳也是玉也
意楹非意不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
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巧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爲
其人也富人非爲其也人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
人有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
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
爲已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

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至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雖其一人之盜尙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謀也焉智某也不可

以形貌者命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淺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祭次山此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澆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墻非今日之知墻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

正天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
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
下害吾特養戚也萬倍吾愛藏也不加厚長人之異
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
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
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
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
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
水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
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令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
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

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
於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
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
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
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
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
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
為已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
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

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辨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

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侔之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

人也臧人也愛戚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
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
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非人木也
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
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
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
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
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
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母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
乃是而不殺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鬪雞非雞

也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
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
且天非天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
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
罪非之無也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母空乎內膠
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
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
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
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
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

宅於國爾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
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
鬼之鬼鬼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鬼之鬼乃祭鬼也
芝馬之目盼則爲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
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
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
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自者二馬而或白
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

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歐耕柱子曰將歐
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
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
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
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
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苦之龜曰鼎成
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
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非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
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
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

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
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
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
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墻
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墻成也
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
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
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巧皆未至子
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此於一人
奉水將灌之一人搯火將益之巧皆未至子何貴於

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搯火者
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
耕注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
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注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
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母幾何而
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
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
之為義也人不見而耶鬼不見而富而子為之有狂
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
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

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者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豕猶有鬪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豕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大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知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譽大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

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爲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售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

不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漱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鄉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鄉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譽就去之道苟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

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真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

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疾不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已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已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

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
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
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
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犴豢
維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
竊之曰舍余食不智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
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意之田曠蕪而
不可勝辟評靈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
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
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
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視於禁
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筮曰我
聞子好勇駱滑筮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
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
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
惡勇也

110X
154
4